

## 丁常雲道長訪談錄

訪談：黎志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整理：李靜博士  
鑒校：丁常雲道長

訪談背景：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邀請中國道教協會諮議委員會副主席、上海欽賜仰殿道觀住持丁常雲道長來校講授道教證書課程中的一個單元，並為中心做兩場轉專題講座。藉此機會，於2016年4月28日下午，筆者就道教發展的四個問題，對丁道長作了一個訪談，以下是訪談的記錄。

### 一、個人發展的經驗與道教信仰的培養

黎志添教授（下簡稱黎）：首先請丁道長講一講你當初入道的原因和過程，跟我們分享一下。

丁常雲道長（下簡稱丁）：非常感謝黎教授給我這個機會。改革開放以後，我進入上海道學班（上海道教學院的前身）學習，當時是1986年3月。早在讀書的時候我就接觸到道家思想，使我對道教文化產生了興趣。印象中，在高中的時候讀了一篇文章叫《庖丁解牛》，當時老師們也講，其中包含了道家莊子的思想。當時也是懵懵懂懂的，就自己找一些資料來讀，當時資料也很少。另外，我的入道也受到茅山道教的影響。茅山恢復開放比上海早，茅山應該是在1982年開始恢復道教活動。後來我經朋友的引薦，到茅山看看走走，我大概去過兩次，跟茅山的一些道長有一些接觸。和茅山道長接觸以後，我對道教文化這方面產生了興趣，也明白了道教是中國的傳統宗教。第三個機緣，是上海道學院招生，時間是1985年下半年。那時候人們對道教還比較陌生，第一屆道學院招生時，報考的人不多。

黎：道學院招生用什麼形式做宣傳呢？

丁：當時也搞一些招生的簡章、招生的計劃，並進行了一些宣傳，但也僅僅是在道觀內。後來感到宣傳的作用不大，因為人家對道教不瞭解。道學院要開班，人招不滿，後來便通過兩個途徑招生：一個是通過江蘇茅山的袁志鴻道長，一個是通過南通的張誠君道長。茅山主要通過現在北京的袁志鴻道長，茅山的道教活動1982年就恢復了，那時他已經進入茅山了。後來就通過他推薦生源，因為他當時在茅山地區有一定影響。

黎：當年第一屆學員現在還在道教界的有多少？

丁：我們是第一屆，1986年3月份正式開學。

我們那一屆總共只有23人。後來也有信仰不堅定離開的，由於其他種種因素，有幾位離開了。但後來又增加了幾位，好像增加到33位。不過絕大多數還是留下來了。



丁常雲道長演講

黎：當年的學生生活怎麼樣？

丁：那時我們第一屆相對比較艱苦，上海白雲觀地方不大。當時我們稱「道學班」，還不是道學院，只開了一個班，就在白雲觀。住宿條件不太好，本身廟也不大，占地面積也就一千一百多平方米。老的白雲觀，各方面條件相對都是比較差的。好在我們陳蓮笙老會長，對這項工作非常重視，我們第一屆道學班的學員，都是陳老會長親自手把手教授的，他親自上課，包括我們每天早晚功課，他都親自陪著我們。當時招生各方面都是靠他來推動。另外，讀書期間，我跟陳老會長接觸比較多，在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進來的時候，我對道教文化就比較感興趣。第二年的時候陳耀庭老師（那時他只有四十多歲）看我對文化比較感興趣，就推薦我看幾本史書：第一本就是中國通史，第二本就是中國哲學史，第三本就是中國宗教史。另外還建議我看相關的其他一些書籍。於是我就利用放假和休息時間，看一些這些方面的書籍。

黎：整個班是兩年還是三年？

丁：當時是三年，我們招收的學員文化層次

也不一樣，有高中的也有初中的，有的甚至初中還沒有畢業的，所以當時統一按照中專培養，共三年。我是高中畢業進去的。在學習過程中，我對道教文化產生了興趣，經常看一些書，有時也學著寫點小文章。我印象中，在1989年上半年，就在《中國道教》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那是我寫的第一篇文章，我現在還記得，文章題目是《道教的神仙觀》。那時《中國道教》雜誌還是李養正老先生負責的，他看了我的文章以後，說蠻好，可以發表，這可能也是對我的鼓勵。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開始學著寫文章，並由此愛上了道教文化。當然在信仰這方面，我更多地接受了陳蓮笙老會長的教育和引導。

黎：在這方面，我也想問一下，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陳老會長對你在哪一方面有很深的影響？

丁：陳老會長對於道學班的開班，（道教）文化建設，包括後面辦雜誌，陳老會長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協會成立之初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道教工作之中。陳老會長進入道教以後，對上海道教發展可以說是盡心盡力，為我們後輩樹立了榜樣，尤其是陳老會長對道教的虔誠信仰，對我影響很大。上海道教界我最敬佩的兩個人，一位就是陳蓮笙老會長，還有一位就是我現在所在道觀的原住持張文希道長，他們兩人是帶著虔誠的信仰，來為道教做事的。陳老會長真正的是以廟為家。那個時候我跟他接觸是比較多的，當時（我畢業的時候）需要各方面人才，包括司機和廚師等。當時也培養了幾位高功法師。

我們畢業時，當時共安排三個人去道教文化研究室，其中就有我。還有兩位後來回道觀去了。事實上，在1989年畢業之前，陳老會長就讓我參與《上海道教》雜誌的一些事務工作，搞搞發行和校對。我邊工作邊學習，在編輯部學到了很多東西。因為工作的原因，我跟陳老會長需要經常接觸。那時道教文化研究室也有一些專家學者，比如陳耀庭老師、劉仲宇老師，他們當時還是比較年輕的。還有幾位老一輩的專家學者，像華東師大的潘雨廷教授，他是《上海道教》第一任主編，並擔任上海道協的副會長，潘教授也是上海道教文化研究室的主任。

黎：潘雨廷教授跟道教關係怎樣？

丁：潘教授學識淵博，特別是對《周易》很有研究，家裡收藏了很多《易經》方面的書籍，

研究起步也是很早的。我參與《上海道教》雜誌工作後，跟他有許多接觸的機會。後來潘教授帶研究生，叫我到他家去聽課，他當時身體不是很好。老先生非常有學問，他講周易課跟人家完全不一樣，在國內研究周易他起步是很早的。還有《上海道教》雜誌副主編楊友仁老先生，他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老編審，是老專家。後來我做主編時，他還擔任副主編，但主要工作還是他做的。老先生做事非常認真，學問也做得非常好，對我受益很大。還有幾位，雖然我們編輯部人數不多，但是層次都是很高的。

黎：（楊先生）也是陳老會長邀請過來的嗎？他很有眼光啊！

丁：對，很有眼光。當時學界和教界好的優良傳統，就是從陳老會長開始的。楊先生還幫助我們《上海道教》呼籲。當時創辦《上海道教》雜誌，出版社感覺奇怪和不理解：你們宗教界也辦雜誌？我在《上海道教》創刊的回顧文章中，把這個過程都寫出來了。後來我們的楊友仁老先生親自去跑，他當時跟出版社比較熟。另外，我們《上海道教》的書名，是請上海知名的書法家王遽常先生寫的，王先生出身書香世家，家學淵源，早年曾任中國文學院副院長、交通大學中文科主任教授，後調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授，是知名的學者，同時也是中國書協會員、上海書協名譽理事，是著名的書法家。當時王先生已經是88歲的高齡老人。這個書名現在仍然在沿用。我們通過雜誌跟上海的學界有很好的溝通，在跟他們的交往的過程中我也學到了很多東西。

陳老會長對道教的虔誠信仰，對我影響很大。由於工作關係，我跟他接觸比較多，有兩個方面因素：第一，那時陳老先生做道教協會的會長兼秘書長，他要在不同場合講話，有時他會要我幫他寫一些發言稿。通過這些工作，我跟他接觸的機會就多了。第二方面，陳老會長到外地去參加一些活動，參加一些會議，有時也會要我陪同照顧。陳老會長有時到外地比較困難的道觀，會自己拿些錢出來資助。他個人也沒多少錢，但對困難道觀和道眾總會給與關心。有時外地全真道士到上海掛單，要走了，沒錢了，都是老會長拿錢給他們做路費。這種情況我知道的蠻多的。另外，他對道教事業發展的關注，對我影響非常大，包括對道教文化的思考，包括對道教未來的發展的思考，包括對道教信仰的虔誠。當然這麼多年跟老會長，言傳身教，他的思想在潛移默化中都會影響我。還有，陳老會長對上海城隍廟的收回，整整呼籲了八年，他明明知道當時希望不大，但是從來沒停止過呼籲，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90年代初期，他曾專門給我講了這個事，他說看來我這一輩子可能看不到城隍廟收回來了，你們要繼續努力。

黎：城隍廟跟老道長的歷史關係是怎麼樣的？為什麼他總想收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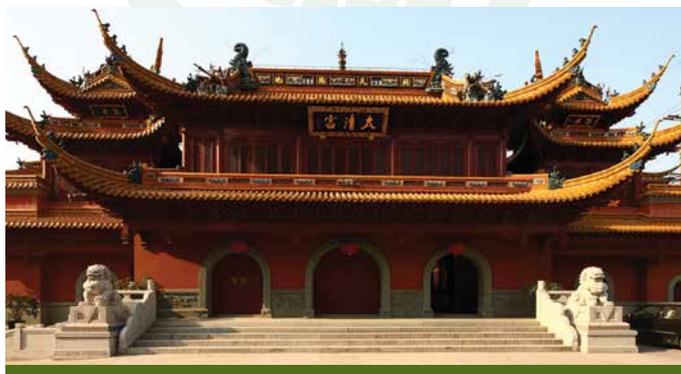


《上海道教》書影

丁：不僅僅是關係的問題，它還涉及到整個上海道教發展的問題，城隍廟的地位影響不一樣，是上海道教的一面旗幟。當時上海道教協會成立以後，要有一個辦公的地方，當時先收回了白雲觀，陳老會長就有點後悔，因為白雲觀的地方和影響都不大。後來他就一直呼籲城隍廟，不管在什麼場合，他都呼籲把城隍廟歸還給道教。他這種為道教發展而努力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他整整呼籲了八年，他每次開會一發言就要談城隍廟，最終還是實現了他的願望。

黎：90年代你對上海道教的服務有沒有另外的發展？

丁：上海沒有名山大川，當時上海城隍廟還沒收回來，到1995年才收回來，所以當時上海道教的影響不是很大。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我們陳老會長抓了兩件事：一個就是開辦道學班，培養人才；第二就是成立文化研究室和創辦《上海道教》雜誌。這兩件事在全國地方道教都是最早的。當時創辦道學班的時候沒錢，據說還是上海宗教局拿了六萬塊錢，支持道學班開辦，香港的趙振東先生也給了一些資助。還有文化這一塊，《上海道教》雜誌在1988年正式創刊。上海道教之所以在全國有影響和地位，實際上也主要是靠這兩個工程。我們老會長抓得早，也非常重視，有的時候親自推動這些事情。老會長考慮最多的還是道教的事業和道教的發展。城隍廟收回來以後，專門成立了一個龐大的修復委員會，請了二十幾位知名人士做顧問。老會長考慮再三，叫



上海欽賜仰殿道觀

我去參加修復工作，擔任修復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給我提供了一個鍛煉的機會。我做了兩年不到，老會長又讓我回來了。原因是《上海道教》雜誌出問題了，好像是第二期還是第三期，出現了四頁白紙。做了幾年編輯以後，浦東的道觀管理又出問題了，老會長考慮再三，又讓我到浦東去了。我在2000年1月份正式到浦東。

黎：陳老會長有沒有就浦東發展的問題和你溝通過他的想法？

丁：他有想法，他就想把這個道觀作為浦東一個龍頭，要有一個引領示範的作用，一定要把廟修好，要把廟管理好。當時那個廟情況是非常複雜的，老會長對我是有顧慮的，他說你沒有管理過廟，能不能管理好？我這個人做事相對比較

認真，這可能是我的缺點也是我的優點。我整整在廟裡呆了一年多，把一些工作逐步規範化。

黎：你去浦東之後碰到怎樣的挑戰？

丁：情況很複雜，原來老當家張文希道長是一心為道觀的，後來老當家身體不好進了養老院。接任的道長不太負責任，有關部門眼看著管不下去啦，然後才提出要求派人過來。我被派過去以後，可以說是問題很多。我通過調研，提出設想，制定管理制度，逐步就規範起來了。現在道觀所有建築都是重新修建的。道觀裡也逐步形成一個特色，有各種燈，比如財神燈，慈航燈、文昌燈、三清燈、太歲燈，等等。我來道觀之前的自養經濟來源，主要是靠做道場。後來通過規範管理和拓展服務信徒的內容，自養經濟也穩步上升。對於道觀的近期和長期的發展我都有些規劃和設想。

## 二、道教人才培養和信仰建設

黎：目前道教碰到的幾個大的問題在哪裡？比如宮觀的管理、人才的培養、領袖的繼承，哪一方面面對最大的問題？

丁：遇到的問題很多，歸根到底還是人才的培養，如果人才問題解決好了，其它問題相對都好辦了。培養人才的重要性已經在道教界形成共識了。但是現在是叫口號的人多，實際做事的人少，人才培養很多年都沒大的起色，這裡面有這樣幾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我們道教自身還沒有真正地重視起來。第二方面，是有些人想做，但不知道怎麼做。既不會引進人才，又不會善於利用社會的資源來解決道教的實際問題。第三是經濟問題，人才培養是花錢的，很多地方不願意幹，有些地方帶有本位主義，只培養本地的，這一點也是蠻困難的事情。第四，是缺少領軍人物。以前編教材條件不具備，現在完全有條件編教材，但是沒人真正重視此項工作。

黎：你怎樣看待道觀的發展等問題？

丁：第一，人才培養非常重要；第二，信仰建設也很重要，信仰問題不解決，道教想發展是很困難的。人才培養和信仰建設是當前道教界必須解決的問題。信仰建設可以從這樣幾個途徑來抓：

一個途徑是通過辦道教院校。傳統的落後了，現代的也沒跟上去，從傳統到現代道教院校教育的轉型不是很成功，有很多東西值得反思。在轉型過程中，不能把原來的傳統都丟掉，而應在繼承的基礎上轉型到現代教育。我們實際上把傳統扔掉了，一下子進入到現代教育，但是現代教育很多東西也不完善。我們要反思這個問題，就是傳統的還是不能丟，教育必須把傳統和現代有機結合起來。離開傳統肯定不行的，離開傳統不利於信仰教育；離開現代不利於大量人才的培

養，也不行。這兩個要有機地結合起來。道教信仰教育還是要以傳統作為重要的根基。

另外還要大力加強規戒建設，如果宗教沒有清規戒律，還叫什麼宗教。宗教和世俗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宗教要有它的規戒，道教的清規戒律就相當於道教的法律，這個法律都沒有了，道教界肯定不會太平。最近十多年來，我對戒律這一塊還是蠻關注的，進行了一些思考，也寫作了一些文章。我們曾在長三角地區定期召開會議，圍繞道教關注的問題進行探索，這一做法也得到有關部門的認可。我們做了幾次也是蠻好的。戒律建設這方面，我記得有一次在蘇州召開會議，當時有人認為有道觀制度，就不需要戒律了。我認為制度是現代民主的產物，而戒律是道教的傳統信仰制度。

黎：你從哪裡學到戒律是個重要的事情？

丁：從道教發展歷史就可以看得出來。哪個朝代道教衰敗了，振興道教的唯一措施就是戒律建設，歷史上例子很多。若我們對道教歷史有瞭解，就會知道戒律的重要性。關鍵是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加強道規戒律建設的重要性，甚至還有人認為搞什麼戒律呀，搞戒律就使得我也不自由了。所以不願意做這個事情。這也是一個很悲哀的事情。戒律這件事必須由領袖來抓，道教領袖在這個重大事情上必須要講話。現在道教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全面鋪開不現實，每年實實在在地抓一到兩件事情，過五年十年，道教氣象就會不一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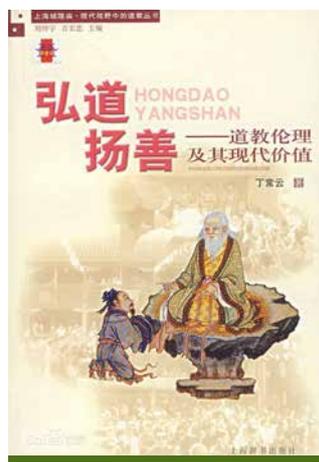
### 三、各地道教發展與人才培養

黎：香港的年輕人對於進到道教裡面，沒有什麼興趣。

丁：未來道教的發展問題，我也關心過，但是還沒有很好地研究過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港澳臺的道教。但是，無論香港道教還是大陸道教，在發展這一塊都有許多不成功的地方。年輕人對於進到道教裡面積極性不高，關鍵是道教缺乏對他們的吸引力。

黎：我們承認有問題，但是問題在於怎樣去做。

丁：我們做道教工作一定要務實，力爭做出成效。比如我們道教界每年舉行的講經活動，這個形式還是很好的，這是一個很好的平臺，我們應該把這個平臺的效益發揮到最大化。我認為每年選一部經典，由道協牽頭，成立一個講經評審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教界和學界的代表組成，可以圍繞道教經典選二十到三十個題目，這些題目應該涵蓋要講的經典的全部內容，然後把這些題目分到各地，讓講經的人準備講稿，講稿準備上來以後，再請專家修改，保證講稿要有一定的質量，符合講經的要求，真正解決現代人關心的



丁常雲道長著

《弘道揚善——道教倫理及其現代價值》書影

實際問題。講經進行完以後，對這些講稿再補充完善，選出若干篇講經文稿，由道協統一印成講經文本，然後向各地宮觀發放。以後宮觀講經就以這個為藍本，也可以拓展和發揮。這就是教材式的講經稿。一年選一部經，十年八年就選十部經了。我們有些道長想講經，但是沒有東西講，不知道怎麼講。我們通過講經講道，可以弘揚道教文化，也可以吸引年輕人走進道教中來。

### 四、未來道教發展展望

黎：你展望未來的道教發展會怎麼樣？

丁：我認為未來道教發展，要注意以下問題：一方面，我們道教界要很好的反思，要實實在在地做一些有價值、對當代道教的發展有積極作用的事情。我們目前道教的現狀是，有很多事要做，但很多事沒人做，同時又有很多人沒事做。另一方面，我們要注重吸收社會精英階層進入道教，重建文人道教。當代道教要更多的關注社會，逐步推動道教的自我轉型與創新發展。我有一篇文章就是談這方面的問題。

黎：我們七月份的道士課程可不可以借鑒一下你的文章，你什麼時間發表？

丁：可以。六月份青島有一個道教論壇，我想把這篇文章提供給道教論壇。這篇文章就談到了對道教發展的一些思考，題目是<道教在當代社會的使命與擔當>，主要講了四個方面內容：第一個是我們的道教要有開拓創新的時代精神；第二個是道教要有化導世俗的社會功能，道教要化導社會世俗，社會需要道教起到這個作用；第三個是道教要有關愛人類社會的普世情懷；第四個，道教要有關注全球的視野，道教要走向世界。道教裡面有很多文化智慧值得我們弘揚，教內教外要形成互動。還有一篇文章就是<道教的現代轉型與創新發展>，我也在反復思考，轉型也就是為了更好的適應，現代轉型就是要推動道教更好地與現代社會相適應，更好的發揮其在當代社會中的積極作用。

# 關於張伯端與桐柏宮的關係：初步的反思

甘雪松 Jacopo Scarin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研究博士候選人)

## 前言

桐柏宮是一座處於天台縣（浙江省）桐柏山上的道觀，歷史甚古。桐柏山屬於從古以來宗教價值很高的天台山脈。杜光庭（850-933）整理的洞天福地系統之中，很多地方位於桐柏山區以及整個天台山脈，比如赤城洞（第六大洞天）。<sup>1</sup>另外，更早以前的當地宗教傳統強調天台山區的宗教意義。葛洪著的《抱朴子》代表這些傳統當中跟道教有關的最早的一個。按這本書，實踐者要登到包括天台山在內的一些特別的山上，是為了鍊金丹。不屬於這種類型的山就叫「小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小山皆無正神為主。」<sup>2</sup>

歷史上，景雲二年（711）唐睿宗（r.684-690, 710-712）為著名的上清派道士司馬承禎以桐柏觀的名義建了桐柏宮。<sup>3</sup>按歷史文獻，從司馬承禎至杜光庭的時代，上清派一直都治桐柏觀。<sup>4</sup>後梁開平時間（907-911）桐柏觀首次改額為桐柏宮，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名稱改為崇道觀，到了明代不知何時又改為桐柏宮。唐宋時候桐柏宮反覆地被重修，但於元末明初時支持漸漸衰退了。<sup>5</sup>最後贊助重建桐柏宮的皇帝是清世宗（雍正，r.1722-1735），又改名為崇道觀。至清朝時，桐柏宮以及周邊的環境跟很多道教傳統和道士，例如葛玄、王子喬、伯夷和叔齊及唐宋時期的上清派代表人物司馬承禎和杜光庭聯繫在一起。

## 「南宗祖庭」：當代的桐柏宮

1958年，由於桐柏山水庫的施工，雍正帝建的桐柏宮被淹沒。<sup>6</sup>當時桐柏宮主持謝希純道長（1891-1984）<sup>7</sup>把道觀的事務搬到附近的鳴鶴觀，



桐柏新宮及水庫（又稱：仙遊湖）

後來將改鳴鶴觀額為桐柏宮。從2000年至今，謝道長的弟子張高澄道長（1952-）任桐柏宮主持位。<sup>8</sup>2007年8月開始桐柏新宮的施工，現在殿堂大都建完了。<sup>9</sup>

最近幾年桐柏宮經常被稱「南宗祖庭」，目的是強調宮觀和張伯端的關係。張伯端（字平叔；號紫陽真人；別名用成；987?-1082）被認為是南宗的

開山祖師。為了解「南宗祖庭」的基本意義，首先要參考學者及道士怎麼說明它：「出生於天台的張紫陽真人在桐柏宮修煉，創立了金丹派南宗。桐柏宮成為南宗的祖庭」；<sup>10</sup>「今天我們到了紫陽真人祖居地、到了桐柏宮」；<sup>11</sup>「宋仁宗時，有天台本地學者張紫陽，得海蟾翁真傳，悟《周易參同契》，居桐柏修證」。<sup>12</sup>現在代表桐柏宮和張伯端密切關係的「南宗祖庭」這個概念，對桐柏宮很重要，標誌性的價值比司馬承禎、上清派、龍門派更高。結果，桐柏宮推動關於張伯端、金丹、南宗的研究和活動。<sup>13</sup>

因為原材料內容的差異和矛盾，學者還在辯論張伯端的基本傳記信息。他被認為是南宗的五祖之一，這個派別的特點是以金丹為修煉的目的。把桐柏宮當成南宗祖庭看待，等於把它連接至張伯端和他的道教流派：道教學者的問題是，歷史材料不証實這種關聯。在十一至十二世紀的材料當中，天台只是張伯端的籍貫罷了。因此，桐柏宮跟張真人的關係應該是比較晚期發展的意見。這並不排除宋代的時候已經有口頭傳統普及類似的概念的可能性，但是書面材料大都不談它。按筆者的研究，「南宗祖庭」的敘述在清代隨著雍正朝桐柏宮的重建受到了很大的推動。下面即將討論筆者對「南宗祖庭」淵源和張伯端跟天台縣的關係。按三個方面進行初步分析：1) 張伯端的籍貫；2) 早期材料描寫的張伯端生平；3) 雍正時期桐柏宮的重建對「南宗祖庭」這個概念的影響。

## 張伯端的籍貫

學術界普遍認為張伯端的籍貫仍是一個問題。宋代的材料大都指為「天台」，但是陳耆卿（1180-1237）編的《赤城志》（1223年）記載張平叔是「郡人」。<sup>14</sup>從唐代以來，有人以「天台」、「赤城」為「台州」。<sup>15</sup>假使如此，《赤城志》與其他材料的意思都是「台州府」。許尚樞批評了這種理解，其理由有三項：1) 若非天台人，張平叔必用「天台[縣名]張伯端平叔」這種結構的簽名，而不僅要寫「天台張伯端平叔」；2) 《赤城志》「郡人」的意思並不是「台州人」（即「邑人」），而是「台州府某縣人」；3) 有材料申述張伯端是「天台纓絡街人」，並且按許尚樞這條街恰恰位於「石橋歌」裡，天台縣的石橋北。<sup>16</sup>為了支持最後一點，唯一許尚樞引用的宋代材料是《張紫陽（事蹟）本末》，但是施舟人和傅飛嵐覺得這一份材料不太可靠<sup>17</sup>。張伯端一定是台州府人，只是有可能是天台縣人。

## 張伯端的生平和他在桐柏宮的活動

宋代材料大都記載張伯端是天台人，但是未記載他在天台修煉，遑論桐柏宮。材料記載張伯端跟著陸龍圖（1022-1070）去四川，在成都遇見某一位真人，受傳他的金液還丹之訣。煉成了金丹，張伯端才寫了《悟真篇》。連比較晚期，趙道一的《歷世真仙體道通鑑》都未提及張在桐柏宮修煉。其次據樊光春1166年的「桐柏崇道觀帖碑」和1168年的「重修桐柏記」也不提及這件事兒。<sup>18</sup>只有《赤城志》包含的傳記又跟其他材料不一樣，記：「嘗入成都，遇真人，得金術丹。歸以所得成祕訣八十一首號《悟真篇》」。意思是張伯端「歸」到老家，但是亦未提及天台或者桐柏宮。<sup>19</sup>



桐柏新宮的紫陽殿

到了清代才有材料記載關於張伯端在天台修煉，如徐道著的《歷代神仙通鑑》記：「丹成遂返台州」及「時天台有僧澄一修戒定慧，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即到。紫陽與之雅志契合」等句。<sup>20</sup>可是還有很多其他明清的材料都不提及這件事情，如《天台山方外志》和《天台山全志》的「張伯端傳」、「桐柏宮」條目。<sup>21</sup>因此，對推動桐柏宮為「南宗祖庭」的概念有最大的影響的還是雍正皇帝贊助的桐柏宮重建施工。

## 雍正重建桐柏宮

於雍正九年，皇帝給自己信任的宦官李衛發了一份密摺讓李衛在台州調查三個方面的事情：1)「天台山聞得有紫陽真人洞府。未知可有道場觀宇否？……若有，可應修理振興處，密議奏聞。」2)「向來知天台僧院亦甚多，可有大叢林有名望寺院否？」3)「再，葛仙翁道場亦在天台，未知與紫陽真人仙蹤一事否……未知從何代廢墜。今若振興復舊，可能查其遺跡傳聞整理否？朕有一心願，可代朕詳細查考議奏。」<sup>22</sup>在同樣的密摺裡，雍正也強調「紫陽真人道場更為切要。朕專為紫陽真人仙跡起見事也，卿可知之。」<sup>23</sup>在回覆裡，李衛列出了四個跟張伯端有關係的地方，當中提及「在天台惟桐柏宮，有真人於此棲真修煉之蹟，餘無所傳。」<sup>24</sup>結果，皇帝命令上述各處必重修。

雍正十至十一年之間皇帝給張伯端加封了「紫陽真人大慈圓通禪仙」號並且把《悟真篇外書》加在《佛藏》裡。<sup>25</sup>其次，雍正編的《御選語錄》（雍正十一年）也在12位禪師的語錄以外，包括了張伯端的作品，證明雍正皇帝要把張伯端跟禪宗相聯繫。雍正十二年在修好的桐柏宮旁立的《崇道觀碑》說明了雍正的思維方式：

性命無二途，仙佛無二道……大慈圓通禪仙紫陽真人張平叔著《悟真篇》，發明金丹之要，自序以為是乃修生之術……若真人者可謂佛仙一貫者矣……雍正十二年二月經理告竣，爰誌其緣起而刻諸石。<sup>26</sup>

總之，看起來歷史上張伯端跟桐柏宮的關係是比較晚才建立的。另外，上述證明雍正帝贊助的施工有兩個基礎：雍正帝對張伯端的崇拜和他對佛教的興趣。這一項事業對清代以來的道教史和發展曾有重大影響。雖然並不能爭論張伯端本人去桐柏宮修煉，因為雍正帝的決定桐柏宮才變成了正式的「南宗祖庭」。

1. 傅飛嵐，「The Beyond Within」於《Cahiers d'Extrême-Asie》，1995年，vol.8，265-290；杜光庭，《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SH 599）。
2.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7），85。
3. 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0，4a-8b；徐靈府，《天台山記》一卷。
4. 見《洞玄靈寶三師記》（SH 444）；「真系」於《雲集七籤》（SH 1032），卷5，1c-2a。
5. 陳耆卿，《赤城志》，卷30，4a-8b；《天台山方外志》，卷4，17a-18a頁；《天台山全志》，卷5，1a-3a。
6. 范堅軍，「天台山道教組織的興衰及其原因剖析」，《天台論道祖庭悟真》，243。
7. 聞雷，「道教南宗祖庭天臺桐柏宮興衰記」，《中國道教》，1989年，4期，44；趙子廉，《桐柏春秋》（香港：天馬書有限公司，2012），280-281。
8. 天台縣民族宗教事務局《浙江道教學院申辦材料》，（2013），11；趙子廉，《桐柏春秋》，284-286。
9. 2015年8月在天台縣進行的田研，袁清湘，「浙江天台山桐柏宮舉行重建奠基慶典」，《中國道教》，2007年，第5期，37。
10. 首屆天台山中國道教南宗文化周，《天台論道祖庭悟真》，232。
11. 「天台問道，祖庭悟真」，首屆天台山中國道教南宗文化周，《天台論道祖庭悟真》，101。
12. 聞雷，「道教南宗祖庭天臺桐柏宮興衰記」，《中國道教》，1989年，4期，43。
13. 見中國道教南宗祖庭天台山桐柏宮主辦的雜誌，《道教南宗》；《天台論道，祖庭悟真》。
14. 張伯端，「悟真篇序」，5a，《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序》，12a-17a；張伯端，「紫陽真人後序」，3b，《紫陽真人悟真篇三注》；《悟真篇記》，1a，《紫陽真人悟真篇三注序》；「真人本末」，《紫陽真人悟真直指詳說三乘必要》，15a-16b；夏元鼎，《紫陽真人悟真篇講義一序》，1a；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16.13a-14a；「張平叔真人歌」，《歷代碑誌叢書—粵西金石略》卷7，10b-12a；《赤城志》，卷35，15a。又見施舟人及傅飛嵐，《The Taoist Can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813, 817-823。
15. 周琦，「梁無「赤城郡」」於《天台山文化研究會成立20週年》，109-116。
16. 「石橋歌」，《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卷8，12a；謝啟昆，「粵西金石略」卷7，11b（謝啟昆的評論）於《歷代碑誌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仇兆鰲，《悟真篇集注》，卷首，3a；徐道，《歷代神仙演義》（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107；許尚樞，「張伯端籍貫考辨」於《天台山文化研究會成立20週年》，232-235。
17. 《紫陽真人悟真直指詳說三乘必要》，15a-16b。見施舟人及傅飛嵐，《The Taoist Canon》，816，820-821。
18. 樊光春，「張伯端生平考辨」，《中國道教》，1991年，4期，13。
19. 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5，15a。
20. 《歷代神仙演義》（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1075。
21. 張聯元，《天台山全志》，卷5，1a-3a；卷8，12b-13b；釋傳燈，《天台山方外志》，卷4，17a-18a；卷9，9a-b。
22.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9），19冊，53上。
23.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19冊，53上。
24.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19冊，51上。
2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漢文御製彙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第3冊，289b-290a。
26. 《乾隆浙江通志》，卷首三，24b-26a。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17.13b-15a包含大概同樣的碑記以「紫陽道院碑文」為名。2015年8月舉行田研時在桐柏新宮附近的村裡我找到了本碑刻的碎塊。感謝浙江道教書院道友和村民陪我調查。

# 中大論道 — 道教研究系列論壇講座紀要

## 一、道教生態智慧與當代社會環境保護

——丁常雲 道長

2016年4月9日下午，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道教研究系列論壇第三十三講在香港中文大學陳國本樓LT3舉行。上海市道教協會副會長丁常雲道長報告了「道教生態智慧與當代社會環境保護」一題，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主持了論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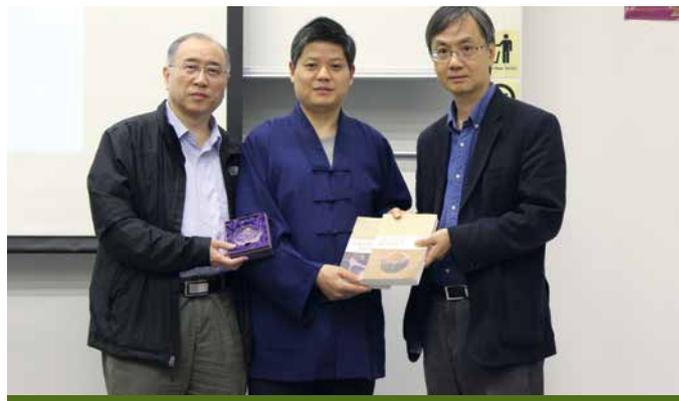
丁道長表示隨著人類對自然控制與支配能力的急劇增強，以及自我意識的極度膨脹，人類開始一味地對自然強取豪奪，從而激化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加劇了人與自然的對立，嚴重破壞了自然環境與生態和諧。他從兩個方面闡釋了道教與環保的關係：

### 一、道教生態智慧是當代社會環境保護重要的文化資源

第一、道法自然的生態智慧。道法自然是一種主張天、地、人三者之間自然共生，共同遵循「自然」法則的天人和諧。自然界萬事萬物的存在和發展，都有其自身固有的規律性，無不遵從一定的自然法則。任何人都不能違背，也無力違背。否則，就會導致災難，形成生態危機。

第二、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道經說：「天地合和，萬物萌芽」；「天地不和，陰陽失度」。講的就是一種天、地、人和諧共生的理念。道教認為，人與自然是相互感應、相互影響的。維護整個自然界的和諧與安寧，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選擇。

第三、重生貴德的生態智慧。道教認為，自然萬物的生長皆由「道」和「德」而成，人類的一切活動皆要遵守「道」和「德」的規律。道教「重生貴德」的生態智慧，要求人類主動關心和愛護自然界，自覺為自然界承擔道德義務，從而樹立起尊重生命、善待自然的生態觀。



黎志添教授與蓬瀛仙館館長洪少陵  
向丁常雲道長贈送書籍與紀念品

第四、和合共生的生態智慧。道教認為，大自然是萬物眾生的自然，是眾生共用、共生的生存家園。和合共生的生態智慧，要求人類在享有對自然權利的同時，應主動承擔起保護生態環境的責任。

### 二、道教生態智慧對當代社會環境保護的重要啟示

第一，對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的啟示。一是在強調以人為本的同時，要注重對自然環境的保護。二是在強調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要注重對生態文明的保護。三是在強調精神文明建設的同時，要注重對自然生態和諧的保護。

第二，對現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一是要實現自然觀念的根本轉變。二是要實現價值觀念的根本轉變。三是要實現倫理觀念的根本轉變。四是要實現生產觀念的根本轉變。

第三，對自然環境保護責任意識的啟示。一是要堅持自然生態可持續發展戰略。二是要堅持社會生態倫理道德建設。三是要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責任意識。

## 二、道教勸善倫理與人類社會心靈環保

——丁常雲 道長

2016年4月23日下午，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道教研究系列論壇第三十五講在香港中文大學利黃瑤璧樓LT3舉行。上海市道教協會副會長丁常雲道長報告了「道教勸善倫理與人類社會心靈環保」一題，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主持了論壇。

丁道長認為道教勸善倫理，主要是教人為善，不要為惡，強調個人的積善立德和人格修養。歷代以來，道教始終以善道教化為己任，引領社會風俗淳樸、道德高尚，特別是在端正社會風氣、培育健

康心態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積極作用。他在演講中提出五個方面的倫理要求：

第一，尊道貴德對人格修養的培育。道教認為，修道的先決條件就是立德，要遵守「道」的法則，保持內在修持和外在行為一致。道教強調「尊道貴德」，就是要求道眾修身積德，勸善行善，使天下道普德溢，太平仁愛。這種勸善思想，是一種人格修養，更是一種心靈環保。

第二，少私寡欲對健康心態的培育。道教認

為，欲望不可貪，要順其自然，行於當行，止於當止。少私寡欲的倫理告訴我們，「欲者，乃凶害之根；為入之道，要知足」。要從自然界的整體利益出發，徹底摒棄狹隘的人類利益主義，樹立返樸歸真、自然無為的價值取向，宣導少私寡欲、見素抱樸的生活方式。

第三，行善積德對幸福人生的培育。道教從「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思想出發，提出「廣修道德」、「積善陰德」的勸善倫理，引領社會積極向善，要求人們始終保持一顆純潔、善良之心，積極向善，樂觀豁達，真誠待人，感恩社會，自然就會擁有幸福的人生。

## 道外·道內：清代道教經典及科儀經籍展覽 講座系列之一：《道藏輯要》的編撰歷史

——黎志添 教授

2016年4月16日下午，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合辦的道教研究系列論壇第三十四講在香港中文大學利黃瑤璧樓LT2舉行。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報告了「《道藏輯要》的編撰歷史」一題。

黎教授介紹說：光緒三十二年（1906）《重刊道藏輯要》是一部大型的道教經籍叢書，共收入道經291種，按二十八宿字號分為28集，合244冊。舉凡道教重要的三洞經類（如靈寶經、太上道德經、上清經）、歷代內丹修煉秘訣、科儀懺經、呂祖全集、全真經書、碑傳譜記，悉有收錄。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所藏的《重刊道藏輯要》為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刊本，由成都二仙庵方丈閻永和（字笙喈，號雍雍子，傳戒法名理和）主持重刻。

光緒《重刊道藏輯要》是對原嘉慶刊本《道藏輯要》的增補。光緒二十四年（1898），新津彭瀚然來訪二仙庵，方丈閻永和對他談起重刻已絕版的《道藏輯要》的願望。彭瀚然立即答應負責籌款。但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才有賀龍驤承擔校勘之任。到光緒三十二年，抄經、校勘的工作完成，開始雕板。

《重刊道藏輯要》以成都藏書家嚴雁峰（1855-1918）所收藏的嘉慶本《道藏輯要》為基礎，又增補了《道藏輯要》之外的道經14種，包括從《正統道藏》選出的道經3種（《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太上靈寶朝天謝罪法懺》及《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以及與四川道教有關聯的道經11種（《觀音大士蓮船經》、《孚佑上帝本傳》、《孚佑上帝東園語錄》、《張三丰真人全集》、《靈寶大懺》、《文帝本傳》、《文帝化書》、《關帝本傳》、《太上玄門功課》、《青羊宮二仙庵碑記》）。

第四，濟世利人對公民道德的培育。濟世利人是道教的一種慈愛理念，是道教的優良傳統，值得當今社會提倡。這種勸善倫理，要求公眾恪守社會倫理，遵守「利益人群」的道德規範，踐行社會公德，奉行樂於助人的傳統美德，對於加強公民道德建設是一個很好的促進。

第五，慈心於物對公眾愛心的培育。慈心於物是一種慈善倫理，要求社會公眾有慈愛之心，關愛社會弱世群體，服務社會公益事業。慈心於物也是一種生態倫理，要求社會公眾關愛自然界一切生命，抑制過度消費和資源浪費，維護自然界的生態平衡，引領公眾愛心培育。



黎志添教授演講

關於嘉慶本《道藏輯要》的編輯者和編纂過程的問題，過去學者之間持有分歧意見。光緒本《重刊道藏輯要》採用了《道藏輯要》的編者為康熙彭定求的說法。例如賀龍驤在其所撰的〈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序〉中說：「我朝彭定求相公撰《道藏輯要》一書，為世稱快，惜原來總目止載卷數，未列子目。」據此說，一些學者稱「首先在康熙年間由進士彭定求從明《道藏》中精選出道書200種編成叢書……後來在嘉慶年間，又有好道之士蔣元庭，在彭定求所編《道藏輯要》的基礎上，增補了明本《道藏》失收的道經及其以後新出的道書共79種。」最近學者如莫尼卡（Esposito Monica, 1962-2011）、森由利亞和黎志添等，通過對嘉慶年間北京呂祖壇——覺源壇及蔣予蒲（字元庭，1746-1819）相關弟子的研究，證實了《道藏輯要》的編撰源起只能始於嘉慶十一年（1806），而至遲於嘉慶二十四年（1816）蔣予蒲去世之前就已經刊刻出來。湖州金蓋山道士閻一得（1758-1836）在道光十六年（1836）前刊行的《古書隱樓藏書》中所錄的《呂祖師先天虛無太一金華宗旨》裡，提及蔣予蒲曾經打算用金蓋山龍嶠山房所傳的《金華宗旨》來替代之前已刊行的《道藏輯要》本；但是，後來「〔道藏輯要〕板在京邸，及送板歸南，而〔蔣〕先生又北上，卒於京師」。

在蔣予蒲編纂《道藏輯要》之先，蔣氏與覺源壇弟子於嘉慶十年（1805）彙輯、刊刻了一部新的《呂祖全書》，並且冠以「呂祖全書正宗」之名。據說，在嘉慶三年（1798）冬柳守元真君接掌覺源壇之後，蒙孚佑帝君的允許，接受其重訂《呂祖全書》的計劃，並推薦蔣予蒲「總而輯之」。覺源壇弟子在嘉慶十年之後，又進一步編纂了《道藏輯要》。據莫尼卡的研究發現，現存共有十八套嘉慶本《道藏輯要》被收藏於中國大陸、臺灣、日本及法國等地的大學圖書館及漢學研究機構。《道藏輯要》收載有兩篇序，分別由大羅領班蘇朗真人和鍾離權降鸞寫成，都有提及覺源壇弟子奉孚佑帝君之命編纂《道藏輯要》之事。蘇序稱：「我孚佑帝君作相玉清，代天宣化，變現十方，網維三教。凡所著述，一字一言，胥玄府之總持，大羅之密諦。今乃囊括後先，條貫今始，綜丹道之真傳，羅諸經之典要，命第一覺壇諸弟子編纂《道藏輯要》一書，付諸剞劂。」

作為「擷全藏之精華，補前藏之遺漏」的《道藏輯要》，收錄了285種道經。比起十七卷本《呂祖全書正宗》只收錄了18種道經，《道藏輯要》所收的道經總數當然是更龐大，而涵括的道經範圍更廣泛。儘管如此，我們仍可以說《道藏輯要》是覺源壇弟子在完成《呂祖全書正宗》的基礎之上，並在繼承該壇的天仙金丹信仰和志向的同時，進一步編纂的結果。換而言之，《呂祖全書正宗》成為編輯新的標準《道藏》的動力。《呂祖全書正宗》的大部份道經都重新刊印在《道藏輯要》裡，只有《金剛經註》和《禪宗正旨》兩種沒有被收入。其餘16種道經包括：1.《十六品經》，2.《天仙金華宗旨》，3.《同參經》，4.《五經合編》，5.《呂帝文

集》，6.《呂帝詩集》，7.《道德經解》，8.《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疏解》，9.《玉樞寶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讚解》，10.《呂子易說》，11.《〔鍾呂〕傳道集》，12.《天仙金丹心法》，13.《玄宗正旨》，14.《十戒功過格》，15.《聖蹟紀要》，16.《語錄大觀》。

閻永和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羽化，其時《重刊道藏輯要》的雕板工作仍未完工。繼任方丈王伏陽等人，續前賢未竟之業，至民國四年（1915）方告完工。

雖然歷代都有編纂《道藏》，但自明英宗正統年間編成《大明道藏經》及萬曆三十五年加編了規模較小的《大明續道藏經》之後，清朝以後，再未有由官方發起、主持編輯的《道藏》。《道藏輯要》（及《重刊道藏輯要》）具有重要的價值，不單在於該道教叢書按著性命修煉的神學目的從《道藏》中精選了二百多部重要經典，而且還在於該叢書同時收錄了70多種清初以後晚出的道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晚出道經涉及清代各地的呂祖乩壇及由呂祖降鸞的道經。這些呂祖扶鸞乩壇都在全真教傳統之外存在，並建立其呂祖信仰的宗教信徒社團。因此，《道藏輯要》所收入的呂祖道書並不是由那些在全真教龍門派道觀裡的道士所編撰、刊刻和推廣的，而是在各地的呂祖乩壇，由信仰呂祖降鸞的儒家知識份子以非常投入的態度去採集、彙輯、出版和流傳的。這是一場在道教史上從來未有過的以信仰呂祖扶乩的信徒為核心成員去撰寫、編纂和刊刻道教鸞書的宗教寫經運動。嘉慶年間《道藏輯要》的編成就是在這樣的呂祖信仰的基礎上而完成的。

## 道外•道內：清代道教經典及科儀經籍展覽 講座系列之二：聖俗之間：明清道經屏畫

——尹翠琪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劉麗芝女士  
向尹教授贈送紀念品

2016年5月7日下午，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合辦的道教研究系列論壇第三十六講在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LT7舉行。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尹翠琪教授報告了「聖

俗之間：明清道經屏畫」一題，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學系講師陸晶晶主持了論壇。

尹翠琪教授在演講中提及：明清道教經籍中的屏畫，由於在構圖上跟傳統佛經屏畫相似，故長久以來被視為模仿佛經屏畫而產生的作品而不被重視。是次講座通過比較道佛經屏畫的異同，提出道經屏畫兼具聖俗的特質：一方面，由於佛經屏畫發展較早，故道經屏畫在構圖上多參考前者，且作為雕板作坊的產物，屏畫中的人物圖像亦會被重複使用，故其世俗性不容否定；然而另一方面，道經屏畫又透過選取描繪不同的仙真，尤其是加入傳授經文和撰寫註釋的神明，以及對世俗人物的排除，籍以強調天宮場境的神聖和經文本身的權威，而有別於佛經屏畫著重描繪佛陀說法吸引眾生。本講以《玉皇經》、《玉樞經》、《道藏》等為例，探討了道經屏畫對仙真的描繪與建構道經經文的神聖性和權威性的關係。

# 當代道教發展與改革

## 第十一屆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班（2016）

蓬瀛仙館與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合辦「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課程」始於2006年，旨在透過現代教育方式培育更多道門人才。課程每年均邀請國內的道教界優才前赴香港中文大學進行短期進修。迄今已有逾二百名學員完成研修課程，如今這個平台已得到兩地道教界的廣泛認可與關注。

第十一屆「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課程」將於2016年7月11日至7月24日舉行。本年共有20名來自上海道教學院學員來港修讀課程。本屆課程以「當代道教發展與改革」為主題，所承歷屆研修班傳統，融課堂教學和實地考察為一體，學員將透過大學課堂講授、研習有關現代管理學、文物管理和保育、道教與現代社會及教育、宗教與心靈治療等科目外，課堂教學中也會安排剖析表達和演說技巧課程，以助學員日後在宣道事業上達到事半功倍之效。課程依序邀得任伯江教授（香港教育傳意與科技協會）、富萍萍教授（寧波諾丁漢大學商學院）、黎志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許曉東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及唐秀連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

教研究系）擔任講師。

研修班同時重視實踐體驗，課程將通過對香港各大宮觀的考察訪問，與香港道教界直接交流研討，親身了解道教團體如何於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裡自處與發展。學員將會到本地道教宮觀及團體參訪，包括：蓬瀛仙館、齋色園、萬德至善社、省善真堂、靜延觀及香港道教學院。此外亦會參訪香港其他宗教團體，包括：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安素堂、佛教慈濟基金會香港分會及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冀能讓學員了解香港道教宮觀組織及其善業、教育、科儀概況之餘，也可以吸取其他宗教團體運作的豐富經驗。

今年，我們希望把道教人才培育的使命擴及本港道堂道侶。因此，主辦單位將招收本港道侶旁聽部分授課，冀能藉此促進國內和香港道教界的人才交流。

眾學員均須於修畢課程後，完成定題論文，論文將於稍後結集成書出版。

（林敏敏 撰文）

### 1. 課堂講學

現代管理學（一）：組織行為學	富萍萍教授 （寧波諾丁漢大學商學院組織行為學教授）
現代管理學（二）：人力資源管理	
現代管理學（三）：領導學	
口語傳意：從語言倫理、創意思維、品德修養說起 表達技巧：說話、形態、說服力	任伯江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教學發展首席顧問、 香港教育傳意與科技協會創會會長/會長）
文物管理 文物保育	許曉東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副館長）
說話、演講教學、實踐：微觀傳意工作坊 世界著名演講辭分析	任伯江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教學發展首席顧問、 香港教育傳意與科技協會創會會長）
道教與現代社會及教育 香港道教歷史	黎志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宗教與心靈治療	唐秀連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講師）

## 2. 宮觀講學

蓬瀛仙館之管理和行政架構	講師：洪少陵道長（蓬瀛仙館理事長） 陪同：何樹光博士（蓬瀛仙館行政總裁）
蓬瀛仙館之社會公益與道教文化工作	講師：歐振成道長（蓬瀛仙館司理） 葉滿棠道長（蓬瀛仙館財務主任） 黃俊文道長（蓬瀛仙館宣傳傳播部主任） 陪同：黃麗珊女士（蓬瀛仙館副總裁）
蓬瀛仙館之科儀經懺及宣道工作	講師：梁德華道長（蓬瀛仙館副理事長） 李秀文道長（蓬瀛仙館經懺導師） 陪同：范淑娟女士（蓬瀛仙館道教文化中心主任）
青松觀之道學教育事業	葉長清道長 （道教香港青松觀副主席）
齋色園之慈善服務與公益活動	李耀輝道長 （齋色園黃大仙祠監院）

## 3. 考察及參訪

- 佛教慈濟基金會香港分會
-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安素堂、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 省善真堂
- 靜延觀
- 萬德至善堂
-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 第十一屆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班 學員名單

王馳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 副教務長	巫璇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史傳旺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巫凱宇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夏聖杰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戴佐騰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侯程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范傲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張雨秋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付遠清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史陳宥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童誠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陸華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施家豪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劉超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申樞超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張森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莊之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蔡昊良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陸曠怡道長 現為上海道教學院學生

# 道教研究學術論叢系列之

## 《道教圖像、考古與儀式——宋代道教的演變與特色》

一書將於2016年8月  
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書是在由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於2011年主辦的「宋代道教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基礎上集結而成的。這次研討會是道教研究歷史上首次以宋代道教為專題的研討會，本書也是首本以宋代道教作為研究中心的學術論文集。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日本、法國、美國的學者們以宋代道教為中心，從儀式文本、圖像學、物質文化、墓葬、符籙的考古發現、內丹、宮觀管理、民間信仰等不同角度為切入點，深入探討了宋代道教的方方面面。這些橫跨物質文化、藝術、考古、文本研究、田野調查、歷史研究等領域的豐富圖景，共同構成一部開放多元、富有活力的宋代道教史。

### 推薦語：

本書稿旨在探討「宋代道教的演變與特色」，所收文稿從不同角度呈現了宋代道教的最新發展與特色，是具有學術價值的專家之論，對於研究道教領域的學者專家，具有參考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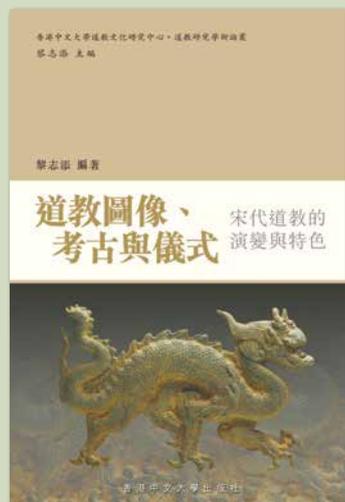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林富士

在宋代道教研究方面，本書有很多典範性的探索。所收論文匯集了考古研究、經典研究、道觀研究、道教儀式研究方面的前沿性成果，它將在一段時間內持續影響著國際道教研究。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王宗昱

本書匯集當今宋代道教研究三個世代具代表性的學者，從不同的專業訓練提出嶄新的觀點，透過新文獻與材料的分析，將宋代道教研究帶入另一個新的視域，提供學術界一個新的研究範式。

——台灣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謝世維



## Daoist Studies Series 道教研究學術論叢 (英文)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academic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on Daoist studies, the Centre has entered into an agre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o publish the 「Daoist Studies Series」. This series will be in English and is projected to release one book each year.

The scope of the series is broadly defined as all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o the study of Daoism. We call for submissions of English book manuscripts of original scholarship, which explore Daoism in its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from pre-modern to contemporary period. Submissions will be peer-reviewed and be endorsed by an academic advisory board. Please send submissions to: [daoist@cuhk.edu.hk](mailto:daoist@cuhk.edu.hk).

為了提高道教學術研究水平，擴大道教研究出版，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與美國夏威夷大學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近日簽署協議，合作出版「道教研究學術論叢」，該叢書主要為英文系列，計劃每年將出版一本英文道教研究著作。

我們熱忱歡迎原創性的英文書稿加入「道教研究學術論叢」，無論是從社會科學角度或是人文科學角度進行的道教研究，探究道教發展的社會、歷史處境，包括從中古至近代時期。來稿將會接受匿名評審及學術委員會的審核。

若有稿件惠賜，請電郵至：[daoist@cuhk.edu.hk](mailto:daoist@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梁詠瑤樓218室

電郵：[daoist@cuhk.edu.hk](mailto:daoist@cuhk.edu.hk)

電話：(852) 3943 4464

傳真：(852) 3943 4463

網址：<http://www.cuhk.edu.hk/crs/dao>

Facebook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uhkdaocul>

印刷數量：2,500份

通訊出版小組

編輯：黎志添

執行編輯：賀晏然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與道教蓬瀛仙館合辦)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香港中文大學

道流社